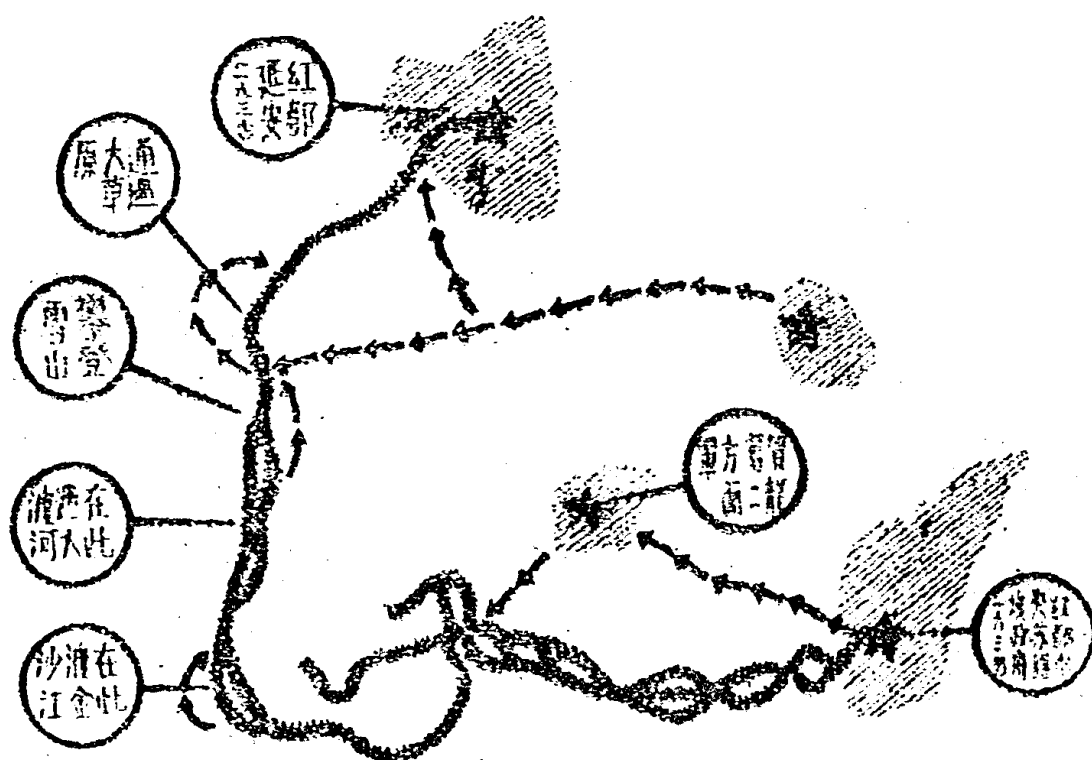


# 征伐千里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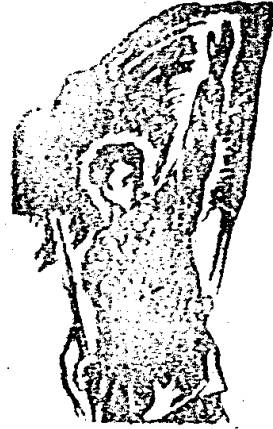


● 知 識 書 店 印 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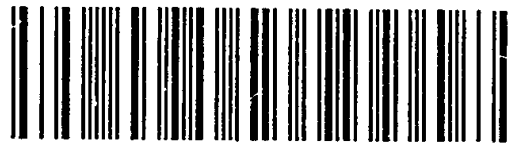
628404  
460  
2

二萬五千里長征

關青編著



行印店号识知



3 0610 9799 8

58348

# 一 衝過烏江天險

## 把天險變成平地

長征開始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從江西出發，在紅軍的威力下，接連衝垮了敵人三道封鎖線，消滅了數十萬的敵軍。僅僅三個月的工夫，就走遍了江西、湖南、貴州等省。到了年底，紅軍已到達黔東南黎平、錦屏、劍河、施秉、台拱、鎮遠各縣城，所向皆捷，連攻連佔。

到達貴州中部，所謂「烏江天險」，已橫在眼前。時間正當這一年的最末一天，大家熱烈地在長征中渡過這一個年，會餐遊藝都是比較小的單位進行，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前面的戰鬥，所以特有另外一種緊張的氣象。「烏江雖險，又怎能攔住紅軍的飛渡？」是當時每個人共有的勝利信念。

團溪渡口即是我們所突破的一點。兩岸石壁陡岩的高聳天空，在江中

整天不見太陽，水亦是深黑色，水面浪花奔騰，響聲震耳，水中暗礁四伏，沿江每隔十里地才有一個渡口。平時人們往來，非經渡口不能渡江。

此時沿江船隻，早爲敵人搜去，焚燒乾淨，這真到了俗語所謂「插翅難飛」之地步了！

對岸守江敵人，共有四個團的兵力，分開把守，晝夜不息，很早很早就在這裏等候戰鬥了。但是，這決阻止不住紅軍的前進的。

## 烏江十八英雄

新年的第一天，是烏江戰鬥開始的一天。

前衛團已到近邊之江界河（渡口），行威武偵察，結果是江面寬約二百五十丈，水流每秒一米達八，南岸要下十里之極陡石山，才能至江邊，北岸又要上十里之陡山，才是通遵桐的大道，其餘兩岸都是懸崖絕壁，無法攀登。站在沿邊一望，碧綠的烏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謂天險烏江。

首長們觀察地形回來以後，逐下了這樣的決心：渡口大道是敵人極注意之處，工事實力都比較厚，上游五百米處，彼此岸均能上下，而敵人沒有大注意，其餘則無處可上下岸。決心伴攻大道，突攻其上游點，並立即

派部隊搬架橋材料到渡口邊，表示要在此架橋，以收引敵人注意力，果然敵人在渡口對岸趕修工事，不斷向我方射擊。

水寬水急，無筏無船，我工兵部隊即趕製竹筏，以便強渡及架橋；並提出「突破烏江天險，創造渡江英雄」的戰鬥口號，以進行渡江準備。當即動員了部隊中善於游水的指戰員十八人，以備游水過江，驅逐敵人之警戒，掩護後續強渡。這十八個青年，都是共產黨員，就是後來有名的「烏江十八英雄」。

密雲微雨，冷風嚴寒，強渡決定在二日開始。一切都配置好了，九點鐘光景，渡口方面佯攻開始了，敵人慌忙進入工事，不斷向南岸射擊。我游水過江的第一批八個英勇戰士赤着身子，每人攜帶駁壳一枝，躍入江中，十幾分鐘後，才登彼岸，隱蔽在敵警戒下之石崖下。但可惜交他們泅水時拉過去的準備架橋一條繩因水流太急又寬，無法拉得過去，一方面泅水過去的同志受着寒冷刺激，已無力氣，另派人繼續以竹筏強渡，第一個筏子撐到中流，受敵火射擊沉沒了。此時雖有八人已登彼岸，亦無濟於事，只得招得這八個人泅回，其中一個赤身凍了兩點多鐘，因受冷過度，無力泅回，中流犧牲了。第一次強渡遂告無效。

## 夜晚偷渡

一次強渡失敗，但完成戰鬥任務的決心絲毫沒有鬆懈，無論如何，也要突破烏江。遂即決定夜晚偷渡，士兵迅速趕製雙層竹筏，部隊進行動員，選定担任偷渡的戰士。但因是夜水流甚急，而偷渡的各筏未取得好的連絡，其中一筏下落不明，於是偷渡又告無效而停止。

時間岩延，敵情緊張。雖強渡偷渡接連失效，但指戰員毫不灰心，再作計劃，想出更好的方法來完成任務，結果決定只有再行白天強渡，一面好使用火力掩護，一面便於划筏。

三日九時強渡又開始了，大渡口只以少數部隊佯攻，在我濃密火力掩蔽之下，裝好了輕裝的戰士三筏（十餘人）一齊向敵岸划去，敵人雖盡力向渡筏射擊，但在我火力威脅下，不敢肆意射擊，三個竹筏在划到中流以前，都未遭死傷。兩岸火力正酣密時，三個強渡筏子快靠岸了，敵人極其恐慌，拚命向強渡者射擊，誰曉得昨夜偷渡失去連絡的那筏戰士，原來早已靠了敵岸，在烏江石崖邊藏躲了一夜，這時却一躍而出，把敵人的軍士哨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於是迅速佔領了敵軍士哨抵抗線。後面大隊人馬，便一起衝過大江，向着潰敗的敵人，勇猛追趕，直至數十里之外。紅軍即突破了烏江天險了。

## 二 巧計奪取金沙江

### 虧了這位通信兵

突破了烏江天險，紅軍一部，即乘機佔領導儀等要地，給敵人以極大威脅，紅軍大軍即向雲南境挺進，到達金沙江時，江口又爲敵人大兵所阻。

金沙江的水勢更急，兩岸石壁更爲高陡，南岸山高約十幾里，山下陡壁萬丈，又是一個天險，更有「一人守江，萬人莫過」之勢。

沿江船隻，也被敵人搜去完全燒毀，剩下四隻船，還被練軍扣在對岸，作爲他們必要時交通之用。

恰巧在進軍的路上，敵人一個通信兵被紅軍捉住了，他知道是紅軍，隨即將敵人的切情形和兵力佈置告訴了紅軍。

劉伯誠同志當即率領教導團，全部化裝成「中央軍」直抵江邊，派人

向對岸叫船。

「我們是中央軍，快把船放過來！」

當時紅軍突破烏江，敵人尚在夢中，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整日整夜提心吊胆，小心提防的紅軍，已到了他們的眼前，紅軍英勇神速的戰鬥力，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對岸敵人守兵有一營人，都埋伏在石洞裏，地勢是十分險要的，但毫無戒備的放過看守如命的四隻船來。

另外紅軍又找到了幾十隻船，從另一個渡口，衝過了對岸，抄到敵人的後方，猛烈的夾擊衝殺起來，等敵人知道是紅軍時，已經措手不及，嚇得四散奔逃了。

紅軍衝垮了敵人，隨即佔領了對岸高山，並加上高射機關槍以防空，另即派部隊圍攻會理，以牽制敵人，大隊人馬即安全過江。

因為船隻太小，數目又少，騾馬皆從水中浮過，有時浪大，浪花直向船中翻湧，形勢是萬分緊張的。

在夜裏渡河，兩岸還點着汽燈，把江面照得光亮燦爛，簡直使人忘了那是在險要的戰場。



### 三 經過保保區

#### 借道保保區

紅軍強渡了天險的金沙江，以風馳電掣的氣勢攻佔了會理、西昌、冕寧等地，擊潰了川軍的阻擊。

但是艱巨的任務還在前面，爲了擺脫敵人的追擊，勝利的完成北上，就必須搶渡百倍天險的大渡河。

由冕寧到大渡河的中間，隔着保保區——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落後民族的地區，種族的成見和語言的隔閡，崎嶇的道路和莫測變幻的瘴毒，更增加了進路的困難。

但是紅軍爲了迅速前進，出敵不意的搶渡大渡河天險，毅然決定了取道保保區，紅軍在佔領冕寧後，即以劉伯誠、聶榮臻、羅瑞卿、肖華等負責同志率領英勇的紅一師第一團和一個工兵連爲先遣隊，借道保保區，迅

遠佔領安順場以掩護中央紅軍的渡河。

先遣隊調查了傣僳區的風俗人情，請到了一位專爲漢人做通譯的通訊，準備和傣僳進行聯絡和談判。

部隊裏進行了一次動員，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對少數民族應有的認識和態度，紅軍的任務是說服傣僳爭取和平的通過。

## 紅軍不能通過包圍陣

一九三五年四月，紅軍開始進入傣僳區，落後無知與種族仇恨的傣僳，滿山遍野，千百成羣的揮舞着土槍長矛，呼嘯吶喊着防止紅軍的通過。

傣僳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一，住在四川西南，由冕寧以北到大渡河南岸，方圓百餘里的山地中。正當魏蜀吳三國的時候，傣僳也積極的活動和發展起來，威脅到劉備的後方，曾經引起諸葛亮不辭跋涉去征傣僳，傣僳首領孟獲依據天險和漢軍頑抗，直到被諸葛亮七擒七放才降服，諸葛亮至今尙爲傣僳像神人似的崇拜着，現在的傣僳大概就是孟獲的後代。

傣僳裏面的青和黑傣僳是對立的兩個種族，爲着爭奪牲畜和食物，經常引起鬪爭，有時引起殘酷的流血，彼此積下了難以消除的仇恨。

一直到現在，僰僰還過着野蠻的生活，赤足露臂，他們吃牛羊肉而飲乳酪，穀類只有玉蜀黍和青稞麥，近代的物質文明和他們簡直絕緣。

僰僰有着遊獵人民的彪悍和純直，漢人都欺他們的愚昧和樸實，對他們進行狡猾和可恥的剝削，漢人的軍隊也經常藉「剿討」而大施掠奪，引起僰僰對漢人的極端猜忌和仇恨，他們厭惡漢人尤其反對漢人「官兵」入境。

僰僰還是一個由遊牧進入最初農業經濟社會，他們只知道征服別的種族俘獲一些奴隸，僰僰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他們不能了解共產主義和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紅軍。

紅軍的入境，在他們看來簡直與四川軍閥的「官兵」有着同樣的危險性，於是從四山呼嘯而至的僰僰，揮舞着長矛刀棒，發着憤怒的吼聲，環迫着紅軍。

紅軍很沉着的前進，縮短行軍間距離以防突然的襲擊，大家都警戒着，但是誰也不以僰僰的無理而激怒敵意，紅軍像一塊磁石，僰僰一羣羣像碎鉄被磁石引着圍過來，叫囂聲震蕩山谷，僰僰的刀掩蔽了路旁的矮林。

進到僰僰境內三十里的山谷境內十里的谷麻子，紅軍已經不能通過堵塞的人群了，僰僰攔住去路，以不可知的語言喧嚷着，從他們手足和面部

表情中，已經可以判斷出斷然通過將會引起衝突了。

## 成功的談判

正當先遣部隊與保傑交涉的時候，跟在主力後面沒有武器的工兵連，他們帶着架橋的器材和工作器具正向前進展。

保傑對這個沒武器的部隊，存着極大的覬覦，當工兵連掉在主力後面一百多米遠時，保傑即蜂擁而上，搶奪他們的工具和背包。

保傑的體格非常魁偉，褐黑的身體高出普通人半尺，寬肩巨腕，膂力又大，工兵連無法抵抗，於是保傑搶去工兵所有的東西，最後連他們的衣褲都脫光了，可是他們並不殺害紅軍，工兵連只好赤條條的退回原路去。

先遣隊停止前進後，保傑便密重重的圍過來，通司立刻向保傑表明紅軍不是來殺害保傑，只要借路，並且不在保傑地方休息，保傑仍然擺手揮刀，高叫「不許走」，「要買路錢」，紅軍答應出了五百塊銀元發給他們，於是保傑紛紛伸手上前，銀元發了數千，而保傑還成群湧上。

正在混亂的時候遠處的谷口，揚起一陣煙塵，煙塵像風一樣飛過來，顯出了馬上的長者，保傑稍微的安定了一下，通司認識這馬上的長者便是

保保首領小葉丹的兄長。

現在是解決問題的機會了，肖華同志請通司找小葉丹之兄談判，後者是一個半百的長者，騎着一匹漆黑的駿騾，他從容下馬，安定了保保的喧鬧，揮退了聚集的人群。

通司告訴他紅軍的首領要請他談話，這個要求他欣然接受了，肖華同志立即上前接洽。

首先表明了紅軍不是來騷擾保保的，紅軍已經打遍了天下，這一次劉司令親率十萬大軍北征經過保保區，願意與保保的首領結爲兄弟，將來打平天下，一定幫助保保。

小葉丹是青保保的首領，肖華同志又告訴他紅軍可以幫助青保。

小葉丹見紅軍紀律嚴明，並不像「官兵」那樣搶掠燒殺，深爲信仰，親率十萬紅軍的劉司令又願與結爲兄弟，自然更感榮幸，於是欣然應諾，肖華同志爲了爭取這一少數民族的確不惜採取了許多辦法，尤其是爲了表示信用，却把自己的手鎗贈給小葉丹之兄，後者也把黑騾轉贈肖華同志。

劉伯誠同志正在考慮繼續前進會引起保保的衝突，影響到後面主力的順利通過，大家都在焦慮如何對策的時候，肖華同志帶來了興奮的消息，大家都驚奇於這個交涉的迅速和完滿。

劉伯誠同志毫不踟躕的上了馬，爲爭取保保而準備扮演拜盟的主角。

當劉司令來到部隊先頭，小葉丹兄弟和其他的幾位首領也來，肖華同志與他們介紹騎在馬上的便是劉司令，小葉丹兄弟立刻跪下致敬。

劉司令親切的扶起小葉丹，以誠懇的態度重申紅軍的來意，並且極願意與小葉丹兄弟拜盟，將來紅軍一定幫助保保，替他們解除一切外來的欺壓，贈送他們許多美麗的禮物。

## 一件可紀念的盟約

橫斷山脈的一個小谷間，流着凜冽的水；清亮的水流，沿着峭峻崖壁前進，水流激盪山石而歌唱，好像歌唱着一件可紀念的故事。

谷麻子附近的海子邊便是一個可紀念的水流，在這裏紅軍的代表與保的領袖訂立了兄弟的盟約。

沒有香，也沒有燭，只有蒼藍的天和清明的水，陡峭的山和蔥密的林，劉伯誠將軍和小葉丹兄弟跑到水流岸邊，三隻大碗在他們面前，年青的肖華同志便是這個司誓人和司儀。

盛滿了三碗清流，提着一隻公鷄，當公鷄的頭被割下時，鮮血便灑在三隻碗裏，這鷄便完成了盟禮的全部準備。

劉伯誠同志高高的端起大碗，虔誠的朗誦着誓詞：「上有天，下有

地……劉伯誠與小葉丹結爲兄弟，以後如有反復，天誅地滅！」說了一白而乾，小葉丹一面大笑說好，一面亦拿着碗說：「我小葉丹於今日同司令員結爲弟兄，願同生死，如不守這事，同此雞一樣死。」亦一口喝乾。

天色已經傍晚了，繼續前進也不能走出保保區，紅軍爲了避免麻煩保保，仍然返回三十里在漢區宿營，小葉丹等七人被熱烈的歡迎着，他們恐懼漢人傷害他們，紅軍慨然負責保護他們，保保善於喝酒，紅軍我到了全村的酒招待他們，保保才呈醉意而罷。

第二天小葉丹等六人竟不辭而別，只有他的哥哥響導紅軍入境，保保已知道紅軍不會侵害他們，自然用不着示威和阻止了。

先遣隊以輕快的步伐，在保保區前進，經過了孔明寨後，便漸漸走出了這神奇的地方。

## 強渡大渡河

### 紅旗飄揚在安順場

由保保區進入漢區地方，駐有一部民團。爲了鎮壓保保的反抗，防止保保的報復，民團終日嚴密的向着保保區警戒。

紅軍先遣隊走出保保境，進到民團駐地附近時，這樣龐大的鐵流可真使民團吃了一驚。

民團以爲是保保聚衆前來報復，但是聽不到保保的叫聲，看不見漫山遍野的人群，只有整齊前進的行列，看不見揮舞耀目的刀光，只有迎風招展的旗幟，顯然這不是保保。

民團做夢也不會想到紅軍會從保保區出來，並且他們不知道紅軍服裝旗號，當紅軍經過時，他們還上前詢問是否剿保保歸來的中央軍。

紅軍很機警的保守着秘密，願口應承是剿保保的軍隊，這使得民團異



常高興，團長也立即出來，慰勞勞苦功高的劉司令。

在與劉司令的會見中，民團團長被逮捕了，民團的武裝也被解決。他們對近在眼前的紅軍，只好以飛機將軍從天而降來解釋了。

從民團的懸地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順場，還有八十里崎嶇的山路，從民團的口中知道渡口的對岸駐有敵人的三個營，控制着三隻渡船，河西岸到安順場也有敵兵一連，控制着一隻渡船。

先遣隊爲了迅速消滅敵人佔領渡口，決定繼續出發，經過兩小時的休息吃飯後，又夜行軍去進襲安順場。

太陽已經西沉了，紅霞照耀在天空。先遣隊在出發以前，進行了深刻的動員。

先遣隊的任務就是搶渡大渡河，要從死裏求生，多少萬紅軍的存亡，就決定在能不能搶渡成功，政治委員提出了這樣的鼓動。

戰士們的精神在抖擻着，他們的血在怒火中翻騰了。  
「我們不能死在這裏，我們要搶渡大渡河，在我們面前沒有不被打垮的敵人！」千百個激憤的心同吼出一個吼聲。

跋涉一天的疲勞，像西沉的太陽消逝在激昂和憤慨裏，堅強和勇敢從他們的臉孔上浮現出來，他們忘掉了一切，只有搶渡大渡河。

大渡河發源於大雪山脈的高原，河身沿着十分險要的石壁向下游奔

流，因為兩岸都是陡壁，數十里路也不易得一個渡口，安順場便是在數十里岩岸內的唯一渡口，僅有的渡船四隻，都被川軍防堵的部隊所控制。

先遣隊在黑暗中攀登勁野石，繞着崎嶇的亂石摸索前進，我下着下山的道路，戰士們便滾下山去，爲了要克服一個最大的困難，他們滾着前進，滾破了膝蓋，刺破了手臉，滾出了血，這些他們並沒有心去注意。

快要拂曉了，紅軍先遣隊進到了安順場，這一天一夜一共走了二百四十里。

敵人有兩個排哨駐守在崖岸的石洞中，初夏的早晨的風帶來高原的涼暢，溫柔的吹進石洞，敵人貪戀着暖夢，在那裏打着呼。

這難道是一個噩夢嗎？當手鎗指在他們頭上，光亮的刺刀對着他們胸膛的時候。

毫不許動，誰動就打死誰，我們就是紅軍，你們也不要怕，鎗繳過來！

在夢中初醒的敵人這時才知道紅軍已經進了他們的營地，沒有任何抵抗餘地，敵人繳了鎗，紅軍又繼續去進攻敵人的主力。

敵人的頑強的憑險固守，紅軍的手榴彈一個個的向石洞擲去，手榴彈猛烈的炸裂聲震動了山谷，奔流的河水和幽深的石洞都發出了轟轟的共

鳴。

當手榴彈和石洞裏的射鎗聲沉寂的時候，突然一聲巨吼，紅軍殺聲震動了山谷，紅軍像蜂一樣的湧進了石洞，完全消滅了安順場的守敵，佔領了渡河點，控制了大渡河的西岸，而尤其重要的便是得到了西岸一隻唯一的渡船。

## 十八個英雄強渡大渡河

現在先遣隊的緊急任務便是搶渡大渡河，消滅對岸的敵人。

河的兩岸只有兩百米達寬，但是水流比烏江和金沙江更急速，滾滾的波浪像箭似的向下流奔馳，洄水而過的希望是絕對不可能的。

除了架橋便只有渡船。

工兵測量水的流速，那是可驚的每秒鐘四米突的速度。當時工兵技術，便無法在這樣急流中架成一道橋，於是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一隻渡船。

紅軍神奇的行動，無敵的鋒芒，使敵人陷於倉惶失措，當紅軍進到大渡河邊時，統治者急電四川的某軍閥，叫他以「左宗棠」自勉，堅決消滅紅軍於大渡河邊，所以敵入的一個旅立即增援到大渡河，守河的一個營知道安順場的失陷，立刻沿河嚴密佈置，阻止紅軍的東渡。

紅軍找到八位老艄公，在他們蒼老的額面和斑白鬚髮的表情上，流露

出這大渡河不是好渡的，紅軍熱烈的款待他們，鼓勵他們戰紅軍的勇士渡河。

「紅軍先生，這小小一隻船能坐幾個人，河東的敵人那樣多，炮火那樣猛，即令船不沉沒，僥倖的到達東岸，以一船少數的紅軍怎樣敵得過那以逸代勞的敵人？」

「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聽見長輩說：從前有一位石達開，帶領了三萬萬大軍，尚且渡不過這大渡河天險，就被清兵滅在這裏，紅軍先生，你們幾千人馬，即令是鋼鐵鑄成，怕也難飛過這樣的天險！」

船公不懂得歷史發展的規律，太平天國時代沒有無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歷史條件決定了太平天國的命運。有了中國的無產階級，有了中國共產黨，更有了英勇善戰的中國工農紅軍，這個新的歷史條件，決定了石達開的失敗不會再演。

先遣隊安定了船公，同時召集紅軍六團的第一連，該連的共產黨員自願的報名參加渡河的敢死隊。

共產黨員走在前面，全連的戰士，在這一影響下，也勇敢的站了出來。

這倒使上級爲難了，小小的七隻船怎樣容得下這樣多的戰士，最後挑選了十八個共產黨員，每人背着一支花機關鎗，一把馬刀，四顆手榴彈，

由連長率領登船。

「同志們！堅決的渡河去消滅對岸的敵人呀！十萬紅軍的生命，都在你們船上，你們只有前進，沒有退後。回來就是死，過去還可以死裏求生，堅決的過呀！」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西岸，對岸的敵人拚命的向這邊射擊，船公嚇得抬不起頭來，手也發顫了。紅軍的勇士以鎮定果敢的態度，鎮靜了船公的動搖，船在鎗林彈雨中，驚濤駭浪中前進着。

紅色一團集中了全團的大砲機關鎗，掩護了十八個勇士渡河，紅色的射手比渡河勇士還要緊張。渡河的勇士便抱定了拚死求生，然而這些射手的任務，却要在萬死中開闢一條生路，他們的砲火，猛烈的向敵人射擊，每一個射手都發揮了射擊的高度技術，砲彈一個個爆炸在堡壘上，戰壕邊，機鎗的子彈像狂雨似的落在敵人身旁，敵人在這紅軍密熾的火網下抬不起頭來，年老的船公便彎着腰，努力的把船向對岸一槩一槩的划動。

船在波浪中顛搖，在旋流中蕩動，岸上的戰士驚心動魄的爲渡船的安危而噓氣和焦急。

西岸的砲火激烈的響着，敵人的砲火却專對着河中飄蕩的小船，炮彈落在船邊，激起洶湧的浪花，機鎗掃着小船，在水面劃成一道虛線，船就在死亡的間隙中前進。

渡船漸漸靠近了對岸，敵人從堡壘裏反衝鋒了，殺聲從東岸傳到西岸來，西岸的紅軍再忍不住，箭是當中隨着滾滾的江水，紅軍只能在岸邊，跳着喊殺助威，於是西岸的殺聲雷似的吼着。

船進到離對岸五六米遠時，一顆子彈貫穿了船底，水從孔中鑽進船艙，但那公仍然搖着船向岸飛進。

水漸漸滿了，再一個小浪就會淹沒這隻渡船，紅色的勇士顧不得一切，他們站在船頭，拚命的向岸上躍去，腳落在水裏，但是兩手都抓住了岩石，躍上了岸邊，接着花機關阻止了敵人的衝鋒，敵人動搖了，這時西岸傳來一陣驚人的殺聲。

「衝呀！堅決消滅敵人呀！」

十八勇士隨着殺聲的高浪，向敵人衝鋒了，馬刀的劈殺使敵人立刻退回堡壘，但是勇士們的手榴彈也隨着敵人擲進了堡壘，敵人潰退了，像大渡河裏的流水般潰退下去，十八個勇士佔領了敵人的九個堡壘。

敵人控制的三隻渡船也繳到了，紅軍先遣隊便乘着這些渡船繼續的渡過了大渡河。

## 五 飛奪瀘定橋

「事到萬難須放胆」

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雖然勝利了，但因水流太急，橋架不起來，架了無數次，被衝坍無數次，十三根三十四根頸鐵口的長索都被衝斷，這當然是無希望了。橋不能架，船又只有三隻，敵情又萬分緊張，尾追的敵人已相隔不遠了，整個野戰軍靠三隻船來渡，不知要費多少時日，緊張的情況當然不容許再延時間了。怎麼辦呢？這當然只有奪取大渡河另一渡口點瀘定橋。

部隊分兩路沿河岸前進，第一師爲右路，由安順場渡河，歸劉伯誠同志和譚榮臻同志指揮，左路是由紅軍英勇的四團爲先頭，後隨整個野戰軍，歸林彪同志指揮，部隊是這樣的前進了。

右路第一師前進的道路都是沿河而上，左面臨河，右靠高峯，崎嶇

小路，真像羊腸一樣，稍一不慎，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

爬了幾個大山，經過了一些樓子的地方，小茅屋架在樹上，好像一個鳥窠一樣，屋旁搭了很高的架子，掛上了很多包谷（即玉蜀黍），一二條大狗好像獅子一樣，懶洋洋的睡在架了房子的樹下，牠並不吠他們，一切都沉寂。經過半日的行程，和敵人接觸了，地形很險，敵人都在隘口上修了碉堡扼守着，紅軍在地形的限制下，完全沒有什麼陣地，一路都是「背水戰」，假使稍一失利，就有到河裏吃水的危險。敵人沿途攔了兩個旅，都是楊森的部隊，有些口子是一營，有的攔了一團，地形是那樣的險，兵力是這樣多，一道一道的難關都擺在紅軍的前面，然而鐵的紅軍在他無堅不摧的精神下，一道道的難關都被它衝破了，敵人屢戰屢北，紅軍是猛打窮追，右路軍是這樣的前進着。

左路軍担任先頭的四團，他們是五月十三號出發的，他們相隔瀘定橋有三百二十里，上級限他們三天要奪取瀘定橋。

活潑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戰士的精神，他們決心要和右路軍奪橋比賽，他們千百個人的心中，什麼都拋棄了，只有一座瀘定橋。

路也是沿河而上的，情況和右路軍差不多，大概走了三十里地左右，對岸有敵人向他們掃射，路是不能通過，於是他們只好彎路，可是彎路就要爬大山，並且要自己當時開路。大概繞了十多里的光景，又繞到河岸上



來了，敵人又在對岸打鎗，他們只有勉強跑步通過，然而在敵人機關鎗下，跑也不行，只好又彎路，這樣彎來彎去，費了不少的時間。

當通過一個大山的時候，忽然和敵人一個連遭遇，敵人先機佔領了陣地，滿臉熱血的四圍的戰士，好像猛虎見群羊一樣，那裏肯放過，只一個猛衝，就把敵人打垮了。這山有十里來高，下山後一條小河攔住了去路，橋是被敵人毀壞了。河雖然不寬，但却很深，徒涉當然不可能，於是動員全體戰士臨時砍樹，把橋架起來，才得通過。

打了勝仗跑路更加有勁了，情緒也更加提高了，但忽然前面塞住了一座懸崖，崖的兩邊都是峭壁，無論如何是爬不上去的，中間一條小路，好像一座天梯，抬起頭來看，帽子就要掉下，山頂是一個小隘口，築了碉堡，有敵一個營在扼守，正面是不可能上，右面是靠河，無路可繞，時間又不早了，這到底怎樣辦呢？

「事到萬難須放胆」，久經戰鬥的團政治委員楊成武同志，在他偵察後，斷定是要爬上左面的石崖，定可抄入敵人背後，奪取這一隘口，他一面鼓勵着戰士，一面指導着爬石壁的方法，攀藤負葛，一個一個的吊上去了，正面的仍在強攻，敵人是耀武揚威地，機關鎗是一排一排子掃射，不到半點鐘的時間，敵人後面的鎗響了，敵人全部動搖起來，我們正面乘勢猛攻，敵人就這樣垮下去了，一個猛追，敵三個連完全消滅，俘虜二百

餘名，活捉營連長各一名，繳步鎗一百餘枝，手機關鎗三十多挺，其他軍用品甚多，尤其是烟燈烟槍遍地皆是，正如人們所說楊森的兵有兩條鎗。

前進不多遠，到達了猛虎崗，這是到瀘定橋的最後一道關口，山高有三十多里，左右完全不能攀登也不能包抄，只有中間一條小路，並且是壁立的，上面也有一個隘口，照樣築了龜壳，駐了烟兵，聽說最近還增加了一個營上來。強攻不可能，包抄無辦法，怎麼辦呢？問題又擺在前面了。

### 要橋不要槍

紅色指揮員的機動，終於戰勝了當前的困難，決定實行夜摸。

在黑夜中，一切都是沉寂，稀稀的冷鎗，斷續的由山頂龜壳內放射出來，戰士們沒有一點聲響，悄悄的一個一個的摸了上去，山頂的豬獠們一點也未察覺，一排手榴彈，打得那些烟鬼鷄飛狗走，龜壳又被紅軍佔領了。烟兵們的傢私——烟具——又丟遍了滿地，這樣一路的險要完全被佔領了。

第二天八時，部隊正要出發的時候，接到一封軍團的來信：

「王揚（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十五號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

天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次戰鬥中突破過去奪取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記錄，你們是火線上的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此一任務的，我們準備着慶祝你們的勝利！」

此時已是十一點了，但離目的地還有二百四十里，照命令第二天拂曉要趕到，那麼要在十八個鐘頭內跑二百四十里，估計時間是來不及了，然而無論怎樣是要完成任務的，於是立即分配政治工作，人員到連隊去進行動員工作，政治委員站在路旁講話（因無時間集合講話），戰士們的情緒更加提高了。

到達河西面的大山上，有敵一營在扼守，經幾次的衝鋒肉搏，結果將敵人擊潰，并隨即乘勝猛追，到山下又一條小河，橋又被敵人毀壞了，只得又動員大家臨時來架，這樣一捱，到河邊的一個街上，已經是天黑了，但距橋還有一百一十里。天是黑得十分可怕，大雨又像翻盆一樣傾下來，戰士們還是拂曉前吃了飯，跑了這多路，又打了仗，肚子是餓得難過，爲了奪橋的勝利，於是決定不吃飯，立即又在連隊進行鼓動，政治工作人員都跟各連隊走，黨團員和幹部最先做模範，向戰士們詳細解釋，全體戰士一致高呼：「不怕苦，不怕餓，一切爲了奪取瀘定橋！」

行李担子和走不動的人以及驢馬都留在後面，派了一些武裝和得力的幹部領導，團長政委率領三個步兵營輕裝出發。

天是這樣黑，雨是這樣大，路是這樣滑，伸手不見掌，真是寸步難移，跌脚的人不知多少，費了很多時間，還沒有走到一里路，對河的火光起來了，一線一線的像飛也似的向着定橋奔去，敵人是在對河和我們奪橋，情況是這樣的緊張，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怎麼辦呢？點火嗎？又怕敵人發覺，不點火嗎？又走不動，明天奪橋，是成了嚴重問題。在這樣的關頭，楊政治委員下決心了，立即傳知部隊全部點火，並且告訴各連隊：「假使對河敵人問我們是那部份的，就答他是某師某團某營今天被共匪（？）打敗。」我們這樣欺騙着敵人，敵人聽了也不懷疑，他們仍然點着火把在那邊趕路，我們仍然點着火把在這邊趕路，兩路的火，兩路的人，各懷着不同的目的，在一個圓葫蘆中前進！

時間快到五更了，經過一晚的急行軍，人是都有些疲勞了，肚子也十分餓了。衣服也全濕透了，在這又餓又疲勞的情況下，真是有點難熬，很多人都打起瞌睡來，團長政委也東歪西斜，幾次險些掉下河去，有時忽然站着不動，被後面的撞着時，忽然驚醒，而又躑躅地前進。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直到天亮，到達了定橋。

橋是鐵索做成的，有二十條，每條都有普通飯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離在一尺以上，兩邊有鐵條的扶手欄杆，橋的中間沒有墩子，只鐵索的兩端埋在兩岸，橋頭的地下打了很多大的鐵樁。鐵索上鋪了板子過人。河面

數十丈寬，山橋上到水面也在數十丈以上的高，當你走到橋的中間時，橋會左右擺動得很厲害，假使你往下一看，奔騰的水勢，無底的深淵，真叫人毛骨悚然，釁定橋之險，於此可見。

橋板竟被敵人抽了，只剩下幾根光鐵索，第二道橋是找不出來的，渡口也是完全沒有的。對岸敵人在兩旅以上，橋頭及河邊一帶以及山上，都有重兵扼守，機關鎗迫擊砲，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向我們示威，迫擊砲也像連珠般的掉過來，都打在紅軍駐地附近，他們耀武揚威的向紅軍高叫：「共匪（？）過來呀！飛過來呀！我們繳鎗給你呢！你們爲什麼不飛過來呢！」

紅軍的戰士也高聲的回答他：

「只要你的橋，不要你的鎗！」

這是多麼雄壯的回答呵！

經過詳細的偵察，在橋頭配備了火力，準備了板子，部隊中又進行了鼓動，部隊也進行了分工：第二連挑選了二十四個英雄，一概用短槍手榴彈馬刀，由連長廖大珠同志領導爲衝鋒隊，其餘用長槍隨衝鋒隊前進，第三連搬板子，準備在前面衝過去時，他們鋪板子，給後續部隊過去，一切準備停當，團長政委親到橋頭指揮，全團號兵集中在橋頭附近，奪橋的激戰開始了。

衝鋒號音響了，機關鎗迫擊砲手榴彈聲口號聲震動山谷，戰士們的熱血沸騰起來，戰鬥情緒也緊張到萬分，廖連長領導的二十四個英雄在團政委鼓動的口號中，冒着濃密的彈雨，一手扶着鐵欄，踏着鐵索，衝鋒過去，剛到對岸橋頭，敵人放起火來，把橋頭的亭子燒燃了，火焰衝天，無法過去，英雄們此時有些躊躇起來，徘徊不前了，團政委見此情況，高聲大叫：「同志们！這是勝利最後關頭，拿出你們英勇的精神，衝過去，不怕火呀！遲疑不得呀！快衝呀！敵人垮了，你們是光榮的模範英雄呀！衝呀！殺呀！」

這一段鼓動詞又把英雄們的勇氣鼓起來了，他們不顧一切衝進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燒了，眉毛頭髮也燒了；他們一切都不管，只是猛衝，一直衝入街上，和敵人進行長時期的巷戰，敵人集合全力反攻，二十四個英雄的子彈手榴彈都打光了，形勢是萬分緊張，差不多幾乎支持不住了。正在這樣一個嚴重關頭，團政委領着援隊來了，在這最後的決戰中，終於將敵人完全打垮。烟鬼們屁滾尿流的四散逃命，瀘定橋就這樣勝利的佔領了。除一部份部隊追擊外，其餘部隊就在瀘定橋城（城在橋頭）宿營了，本日的戰鬥，我們只傷亡三人，這是勝利中的勝利。

## 六 爬雪山過草地

一切困難都被征服了

在冕寧，迷朦的就可以望見大雪山，經過了兩星期的行軍，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才到了大雪山山脈南面一個高山——夾金山的山下。

夾金山在四川和西康邊境，山上終年積雪；雪積最深的有十幾丈，山頂空氣稀薄，從來很少有人從此經過。

到了大雪山，寒氣一陣陣向人襲來，紅色戰士們都穿起了所有的衣襖，有的人在打寒顫，誰能相信這是七月的天氣。但是寒冷終是威脅不了英雄們心中的烈火。

山頂發着亮，紅色戰士開始往上爬，一個緊跟着一個，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難，雖然是很累了，但誰也不敢停止休息。

一位炊事員同志挑着擔子，被一陣大風刮倒，接着就被冰雪埋葬了。

走路要非常小心，如果走着雪溶解的地方，就會跟着溶雪一瀉千丈，被冲到河裏去。四方面軍有一個排就因爲不幸碰到溶解的雪，被冲至大河裏去。

終於，險要的高山被翻過了，困難被征服了。在夾金山頂，紅軍留下了有歷史意義的足跡。

過了夾金山，中央紅軍便和四方面軍匯合了，即舉行了有名的中央會議，商討北上方針。

隊伍繼續前進，沿路就沒有漢人，前衛部隊是一軍團二師，只我到兩個通司當翻譯。隊伍翻過崎嶇的大山，經過稠密的森林，一路蠻子很多，到處來打紅軍的游擊，他們的戰術是三個人一群，五個人一夥，不打大部隊，專打隊伍掉隊的，或較小的隊伍。他們扛着土槍揮着長矛，槍打的非常準，喊着一種尖銳的聲音，一叫百應，四山都起來，他們增加了紅軍許多困難，然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間接的幫助了反革命的敵人。

六月二十五日爬過雪山的最高峯夢筆山，帶的糧食慢慢吃完了，戰士們把腰帶越繫越緊，一路經過許多河流，水流得很急，河上只架着獨木橋，而且大部份被拆掉或焚燬，前衛部隊到了河邊，要臨時架上獨木橋，因此隊伍走得很慢。

已經開始進入草地區域，糧食是沒有了，戰士們自己找野菜，晚上就



集體露營，紅色戰士們每個人臉上都是有黃色，然而心裏仍是鐵鋼般的堅決，爲着革命，爲着國家民族，爲着共產主義，困難在他們的臉前低頭了。

### 飢餓瘦弱削弱不了紅軍的意志。

樹山

七月三日在黑水蘆花和番民猛攻下，做紅軍戰士們揀着饑餓作戰，揀着又向草地前進，沿路盡是深溝和木。

七月三日派先遣部隊兩個團爲左翼到草地偵察。草地，一望無際的荒蕪草地，在四川西康青海邊界，數千里絕少人走過，只有被呼爲蠻子的少数民族，騎着高大的野馬，喊着尖銳的呼嘯，縱橫草地攔劫偶然到此的旅客。

草地到處長着半米達以上的水草，地上是濘泥，脚陷下去一尺多深，有許多地方泥很深，有幾個同志不幸陷下去，泥塞頸項，就是這樣完了。

先遣部隊出發五天了。五天來沒有吃過一日飯，到露營的時候，大家我點野菜來充餓，有些同志餓得沒有辦法，連皮帶和皮草鞋的皮底，用水泡一泡後也煮着吃。

七月是第六天了，早晨的霧籠罩着整個草地，飢餓，疲倦，雖然威脅不了

我們的紅色戰士，但是究竟是肉體的，的確是人困反乏了。

隊伍正在前進着，突然一聲呼嘯，咱徹草原，從四方八面來了四千多馬隊，向着隊伍猛衝過來，這是從西康邊來的蠻子兵，他們居然發紅軍的洋財，紅色戰士們提起精神，拚命的作戰，抵抗了一天一夜，終於被迫退出戰鬥，傷亡了三百多人，剩四五百多人，回頭我到隊，每個滿身泥濘，顯得乾瘦，也顯得更加偉大。

每天都是細雨紛霏，前衛師整個師往前走，爲着預防蠻子來襲擊，隊伍距離縮短成五六路走，每個人都緊張的跟着走，誰也不敢掉隊，不但時時刻刻可以被蠻子襲擊，而且隊伍從草上過後，草很快就恢復原狀，我不出隊伍經過的痕跡，就會迷失方向。

爲着解決糧食，隊伍向哈龍出發，經過哈龍進到波羅子，波羅子亦儘是番民，在隊伍未到前都跑掉，這裏地形很奇特，很多高山深溝，往往兩個山頭要走四五十里路。

隊伍在波羅子休息十幾天，一面籌備糧食，一面休息整編。

在休息時間，病號增加的很多，一方面是由於過去天天走很多的路，現在突然休息下來，另一方面是由於吃青裸麥不消化，以吃大米的肚子來吃青裸麥，所以生病的特別多。

這個時候隊伍相當疲乏，每個人頭髮已經很長，衣被也相當破爛，但

對於提高紀律，提高部隊戰鬥情緒，是時刻都很注意的，當時召開紅三師幹部同樂晚會，提出八大要求，並且舉行了會餐，會餐的材料是打着兩頭約四百斤長毛的野牛燉青標麥，這是兩個月來最豐富的一餐。

正當青標麥收成的時候，每個戰士艱苦的在麥地勞作着，準備着生死關頭用的三十斤青標麥背着。隊伍繼續北進，又在草地裏走了五天，每天細雨不停，天氣已相當寒冷，夜裏我有樹林的地方宿營，雖然只是八月時分，但却可穿羊皮。滿地潮濕得很，不能躺下睡，只是幾個人背靠着背過夜，有些戰士我點乾的樹木烤火，圍着火便過一夜，往往到第二天，發現有幾個人還靠着背睡覺，喊他們不醒，跑到眼前一看原來已經犧牲了。

紅軍經過分水嶺，這個分水嶺向南的水流入長江，向北的水流入黃河，人們站在山上南北兩面眺望，對於破碎的河山，不禁發出無限的感慨。

又走了二十幾天，已經完全脫離了荒涼無邊的草地，到了岷山南面，接着便是打了決定歷史意義的臘子口戰鬥，也是長征的最後一道難關。





一線蔚藍色的天空，我們部隊像梭子一般穿過，掀起了陣陣的黃塵……頃刻臘子口的天險已挺起雄姿，微笑向紅軍招手了。

「同志們準備啊！臘子口到了！」由前面尖兵飛速的傳到了全師和後尾收容部隊。

霹靂的手榴彈聲，震動了靜寂的山谷，激起了紅色健兒的怒憤：「咄！金流江，大渡河都過了，你還能擋得住！媽的！不繳槍有鬼！」戰士們在戰鬥中動員着，抱着高度的勝利信心。

勇猛的二營向着臘子口展開了七次的衝擊，但由於敵人依靠石山的天然工事，使得他們不易接近，敵人居高臨下的向我們射擊，成串的手榴彈向我們拋擲，解血染紅了河流，草堆被炸成飛灰……但是啊！任何困難都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決心，「不顧一切——生死就在這一陣！」戰鬥至黃昏了，部隊自然無絲毫進展，而情況又催着紅軍要迅速解決，否則敵人增援了又會增加麻煩，因此今晚便是決定勝負意義的一戰。林彪，聶榮臻首長的電話也在不斷的搖着詢問前面的戰況與督促命令的執行，戰士們也將白天所偵察的地形及敵情等材料加以新的整理，重新下了命令後便率領手輕裝的部隊，組織了奮勇隊，並以貴州參加來的苗民們為爬山尖兵，他們利用了死角，涉渡過小河，決心從右邊的石壁上爬上守備臘子口的敵人的山頂。

千級的石崖高聳的峭壁，不能嚇退他們，裹腿做了他們攀登的繩梯，爲了「打出去！」爲的「要勝利！」奮勇隊已忘記了困難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雖然不幸的機關槍班長和幾個戰士被跌得粉身碎骨，也不能阻止他們奮勇向前的精神，「保守秘密」「保持鎮靜」，八個鐘頭爬上去了六十多個英雄，而臘子口正面的敵人還沒有發覺與驚動，他們滿以爲「天險的臘子口輕易怎能過？」這些死豬般的敵人不斷的在黑夜中向我們喊罵「共匪！你們打到明年也不要想通過我營司令的防區臘子口啊！」誰知天剛拂曉，紅軍奮勇的英雄們在山頂上放了三顆紅色信號槍，這就是他們動作要開始的先聲，接着便向石崖敵人的縱深部隊，連爬帶滾的衝擊下去，一陣手榴彈夾雜着巨大的殺聲，他們已抄襲到敵人的側後了，正面箝制着的第三營也自動的發起衝鋒了，內外夾攻，互相策應，那石崖上豬子嗷嗷叫的喪了命，一陣狂歡的聲音電似的傳過來，「臘子口打開了！」一個跟一個，一隊接一隊，成百成千的戰士通過隘口繼續猛撲過去，守備和堡壘的敵人經不起半個衝鋒便叫紅軍打得雞飛狗啼，有的從石崖滾下深淵，有的倒懸在石崖上手拉着崖上樹枝岌岌可危地叫罵，有的跌得頭碎血流，有的在喊叫，有的在哭叫。

紅軍擎起勝利的紅旗，高唱着勝利凱歌，繼續北進一百二十里的窮追直撲岷州城。

# 入 勝利的陝北會師

## 光榮的長征過來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紅軍到達陝北，百萬士的紅軍在揚起鎮勝利的會師  
正奇

神軍戰士帶着長期奔波的風塵和渴過盛戰的辛苦，在嶺巒的聚集在朝  
趨，親愛的戰友們會見了，該是怎樣的興奮鼓舞啊！

啊！他們回憶着，難忘的熱軍，他們怎樣通過了神奇的神奇的傑傑區，怎樣巧  
勝奪取了金湯，怎樣強渡了溱澗翻滾的木澗河，怎樣從彈雨與擊越了盧  
定橋，越山草地的生活，備備備，而血戰攻城的突破，怎樣艱苦啊！  
他們擔負這些都經過了，新軍終於從新難萬難裏走出來，為苦難的  
中國，走出一條血路。

光榮的長征過來了，中國工農紅軍匯集了，自己的隊伍，準備着，伐石新  
向中國西北抗戰前線，開拓革命鬥爭的新紀元。



二萬五千五里長征

編著者

關青

出版者

知識書店

天津一區遼北路

特約  
經銷處

益智書店  
唐山永安路

· 有 · 所 · 權 · 版 ·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初版

(T5) 1-4000

